



讀

在此地

一年一度的書展，人擠人。人進去，不一定為了書。書，也有掉落環保區以兩元一本乞求人。人在書攤吆呼，喜的在大叫買的小呼。

此刻，益發想念那些小書店，像蜘蛛網一樣散落隱藏城中，書與書香交錯發酵。都說香港並不愛讀，那些地方，得趕在消失或茁壯之前，走一轉。

text | Joanne
photo | Ming Chan, pluckPAZU



1

— 森記 —
留書 留貓 留歲月

訪問做了兩天，都在黃昏前去，每次兩小時。書店老闆陳璇（音：旋）說，黃昏她比較閒，可以邊做邊聊。第一天去，王貽興也來了，大聲叫「璇姐姐」。她就站在收銀櫃後，瞌睡的福仔從書櫃頂跳下來，她忙把他抱回去，福仔是隻花貓。有幾位熟客來過，她從隱閉處抽出為他們預留的書。也有不為買書的，有人給她捎來一盒餅，說是吃不完的手信。也有一位給她幾張古典音樂CD，她說每次去音樂會都撞見他，大家都是古典樂迷，說時把CD塞進身後的CD堆中。接著電話響，說是書到了，她趕忙走到鄰鋪打點，原來昨天有家二手書店倒閉，她把書都買回來。

第二次去，刮三號風球。她拿著貓籠進來，裡面三隻小黑貓，說是友人前幾天在西貢撿的。她手沒停，拆信、掃地、餵貓、給病了的小貓餵藥。這天也有幾位客人來過，聽我們聊，都插口說他們第一次來時還是小學生，然後她又給他們找書去。這書店，開三點，收十一點，收舖後她執書訂書退書把計數機按完再按最後「謎」書至第二天早上。「這店多少年歷史？」「三十幾年。」「那你在這裡多久了？」「這裡多久就多久了。」

text | Joanne

始於1978

森記創辦人叫崔巍，是老派電影人，五十年代他開了首家專攻武俠小說的森記圖書公司，七十年代全盛期，森記有六家分店，都是崔先生子女開的。北角英皇中心這一家在1978年開業，那年，陳璇開展了在森記的打工生涯。今天，崔氏一家已移民，在加拿大也開了森記，灣仔店亦已變租書店，三家森記早沒連繫。

武俠、推理、文學、政經、宗教心靈、藝術、動物，還有與客合營的漫畫，這裡的書不見雜，只見齊。因為書都是依陳小姐自身閱讀興趣，慢慢增加的。每涉足新領域，她都想全盤了解，故書非一本一本，而是幾櫃幾櫃地進。遇上她喜愛的作家，她會全套搜回來，有時同一本書還會有好幾個版本。

最好的日子

其實最初，森記只有武俠小說。「今日沒幾人看了，我們還好，多年積下來，還愛讀武俠的都會來。」實在很難想像當年的盛況。「那時樓上有家租書店，你知道他們入書量是多少嗎？一本新書，一入就是五百！今天一本新作的印量分鐘都沒五百。」當然，買書的人沒租書的狂，但森記有另一批客。今天內地水貨客來港搶奶粉，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，他們搶的是書。「當年紅的都是臥龍生、柳殘陽、陳青雲等台灣作家，內地人尤其想讀。於是我把印有森記地址的貼紙貼在書後，其他人看到自懂得找我取貨，許多時未開舖已見人龍。」這一波水貨客熱由81年一直持續到86年，直至內地出現盜版為止。

那五年，是森記開業以來生意最好的日子，陳小姐是在85年老關移民時接手書店的，那時她拿不出錢，但不消三年，她已夠錢還給老闆，更有餘錢開拓新書種。她在書架抽出幾本由洪範出版、西西編的《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》，「改革開放，內地作家一下子解放，書寫得特別深刻。這裡收錄的賈平凹、馮驥才、史鐵生、鍾阿城、莫言，我都瘋狂地看。三毛說她讀賈平凹的《天狗》讀了三十幾次，幸好我只讀了十幾次。馮驥才那本《三寸金蓮》我借人不見了，已絕版，我求香江出版社好久，至它倒閉前，終把幾本毛版給了我。」

某程度上，跟陳小姐聊書屬大忌（謊話，是樂趣），皆因一聊，總沒完沒了。「這陣子我在比較松本清張《蕭瑟樹海》（舊譯名）與新版《波之塔》的翻譯，新版真的不行……」其實不跟她聊也不打緊，她讀過覺得好看的書，會在書脊貼「好看」，另一種貼「試讀」的，就是她讀過寫了筆記的。

只剩兩個

如是愛書賣書二十年，97年，她迎來了書店業的低谷。「97年，書客十個走了八個。」沒回流嗎？「也有，但他們在外國時習慣上網買，少去書店了。」

「我從沒想過放棄，我只想怎樣開源，開不了源就節流。我好好彩，總遇上好人，一關一關都挺過去。」97年，老闆自動減租，她亦把伙記由全職轉兼職，伙記都沒怨言。99年，她經熟客介紹，得與一台灣書商合作批發港版雜誌，打後五年，全台北台中書店賣的香港雜誌都經她手。「轉手批發不會賺好多，但勝在多了錢周轉，就這樣連沙士都捱過了。其實做書店三十年，從沒賺大錢，所謂好景就是錢周轉不用愁吧。不是有句話說用九個煲蓋頂十個煲嗎？我從來只得四個煲蓋，哈哈。」

好人，還有兩位。99年經濟低迷，毗鄰租戶撤租，她正巧需地方存貨，遂以低價租下該店。及後經濟好轉，她想開源打通兩店做門市，業主都沒怎加租。至於一舖之隔的二手書店，也是沙士那年交吉，她向業主商借存貨。之後業主重新招租，她把貨都清出來了，問題卻出在那些貓，「他們一有機會就衝向那邊，沒辦法，對他們來說那就是家。」她向該業主道明原委，業主邊笑邊把店平租給她。

拾來不叫荒

九七、金融風暴、沙士、金融海嘯，森記都捱過了，想不到，今年竟是最艱難一年。踏入11年，好業主沒加租，客量也沒減，但燈油火蠟最低工資雜項樣樣都加，終於四個煲蓋不夠用，「三十年來我首次向銀行借貸。」她說。

加價的還有貓糧，養貓實在貴，還要養三十隻，「我只撿那些不能自理的貓寶，這店只作中轉站，牠們大了健康了我會給牠們找好人家。那些留下來的要麼有病，要麼是黑貓。」她強調，養貓不為招徠，「我最怕人來玩貓，最鍾意人來打書釘。」唯現在都沒人打書釘了。

有書店結業，她趕去執書；有貓被遺棄，她去撿去救；連有人丟盆栽，她都要捧回來。「我不捨得呀，牠們要的只是水吧。」貓？「就是沙水糧，閒時剪剪指甲。」那書呢？「怎可丟呢？你不看，總有人看，店外那個兩元書架，放的都是沒人要或被貓抓爛的書，賣兩元，就會有人買。」但日子很難維持吧？「沒錯錢沒賺，但我有書看，有音樂聽，還看到生命的來去。想來還是賺了吧。」

王貽興： 我和我的森記

我小時住北角，阿姨舅父常光顯樓上那家租書店，那店好墟陷，一到放學放工時間就迫滿人，我看阿姨辛辛苦苦擠進去，捕在櫃檯前，一見人還書就搶。我怕怕，就走到這裡來。

（嗰陣好多細路，我其實唔記得佢。但佢好有心，成日寫森記，我先知佢細個都有嘍，小朋友我反而記得倪震。仲有咩大家都識嘅？而家成日嚟嘅李純恩、文雋、倪震、周慧敏、仲有小思老師。小思老師真係好好，教咗我好多嘢。）

那時的我只小學一年級，起初不敢進來，只坐在店外撿加菲貓、Snoopy看。後來膽大了，就拿最外面書櫃的書看，漸漸愈行愈入，看的書亦愈來愈多。我記得那時對面有家兒童遊戲機舖，個個放學去打機，我就來打書釘。

（我真係好珍惜啲人打書釘，尤其細路仔，如果有細路仔買書我會平啲賣俾佢，等佢買多本。）

有次學校讀書課，其他同學都帶《兒童樂園》，我就帶了本加菲貓去。那期說加菲貓減肥，班主任看了就說，「加菲貓減肥，你我都減肥，哈哈。」他整個學期就跟我說那麼一句話，所以好記得。

（我最記得啲細路啲我海豹姐姐，因為我哋有海豹叢書賣。）

小時候我私下喚她譚玉瑛姐姐、靚姐姐，覺得她長髮長裙好有氣質，一對美腿在書堆中走來走去，簡直是腹有詩書氣自華。後來知她名字，就叫她琬姐姐。但我此等文藝青年怕醜草哪敢跟她說話，只在一旁偷聽她眉飛色舞推介推理書。

現在那些連鎖大書店，請的都是兼職工，對他們來說書就只是貨。好比你去買衫，店員無fashion sense大家會覺得有問題，但書店店員不懂書又無問題，這雙重標準好奇怪。還是這些小書店好，會告訴你星期幾有書返，見你喜愛一本書又會建議你不如看哪些。你看她，人有愛心，對書又熱誠得厲害，所以我特別珍惜這裡。

（呢本書我好鍾意，叫《嗜書癡君子》，你睇呢章「夢幻書店」，「重金禮聘來的專人負責上架，這些人充分具備該領域的專業知識」，唉，我都好想重金禮聘專業人士，但我邊有錢，哈哈。）



八十年代有錢人方有電視收音機，看書才是大眾娛樂。現下人人手執iPhone、iPad，誰看書？去年書展業界還在討論電子書，說電子書是王道，今年呢？提都沒人提，因為他們終發現大家不看書非關電子書，而是生活形態變了。看書講求的是專注，但電腦世代的人恰恰相反，電腦怎運作？就是開完一個視窗又一個視窗。之所以以前那些不太出名的作家賣書都可賣一兩萬，現在大部分作家只賣幾百幾千，賣五千元要開香檳，賣一萬你是皇帝了。

我不看電子書，我一看書就看好久，在iPad看無電怎辦？電子書又沒質感，我看書，看到精句會做記號，看到不好的就罵句「垃圾」然後把書撕爛，在iPad讀，我又不可打爛部iPad……

（「事實上，這家夢幻書店的老闆壓根還不曉得世上有電腦玩意兒。」你係咪講緊我？）

有說演而優則導，看書也一樣，書讀多了會想跟人分享，分享交流多了自然會想寫。故我的理想書店就是一間有寫作學校的書店，其實香港有許多年輕人員寫作潛質，只是在學校學壞手勢。我覺得香港實在需要紮根社區的地方，讓人交流讀書心得、寫作，讓記憶凝結。

（「一位書店老闆合該是『雖以社會利益的眼光看不免有點愚蠢與卻頗能欣欣自得，但仍屬頭腦不清，以致投身寫書事業』。」哈哈，仲唔係我？）

森記圖書公司
地址：英皇道英皇中心地庫19號
電話：2578 5956

王貽興的書單：

請王貽興選幾本他愛讀的書，他選了小時愛讀的衛斯理、亦舒還有村上春樹，且選的都是舊版，「這些版本別處都沒有了，因為當年看的版本，特別多回憶，故每次來我都會買幾本回家。」最外面那本由小草出版社出版、1975年版的《我之試寫室》，連他本也見過，「是剛剛收回來的，我也是第一次收到這版本！」陳小姐難掩興奮說。



眼前R&C雖內藏工作室，開門時，即見到cafe式椅桌，望望會發現設計書跟雜誌暗滲各處，如牆架、小櫃（部分只供館內借閱）。誠然，筆者跟同行設計才女Afa也略感存量未豐，館主也坦言書店成分只佔一半。但，才開館十月，來日書量書種將遞增，重質棄量也是好事。 text | 伍月 | makeup | Queenie@LoveCosmeMakeUp (Afa Lee)

「R&C是我和拍檔Rosita的簡稱，其實也是Read & Coffee。」親自落場煮咖啡兼「拉花」招待我們的Corey，強調重點是提供閱讀地方，給喜歡閱讀的人。「香港較少地方有設計書看，公司本身訂很多，這樣可讓人參考，設計書本身不便宜。」他可說是平權主義者，來者不拒，坐一整天甚至睡覺的人，也不驅趕。他是設計公司老闆，一年前將「小心願」達成。留學英國時，參觀過有嬉戲設施的office，種下了開設非一般工作室的想法。「我想像玩般工作！」除了沖咖啡，他享受跟館友談天交流，像同樣出身廣告的Afa，二人便由70's本土廣告風潮，談到R&C剛借給誰拍片等八卦，漸漸離題，卻填補了未足——所謂的讀在此地，除了閱讀，額外所得還不是認識不同界別，但志同道合的陌生好友？

更離題，是R&C另闢私房，內有球桌呼應「像玩般工作」，此室更可供館友開小型個展，「場租」不過一幀照片。原來，德國名攝Michael Wolf的JR人肉沙甸魚寫真《Tokyo Compression》，就在此地首展！

租金令經營困難，暫只售咖啡小食和少量時裝飾品等的R&C，當然靠公司支撐，不能獨立生存。設店，不過是對「生活化」仍然追求。Corey也直言，電子閱讀未能取代更貼近生活的看書。「下載了，可能看一遍甚至不看，但實體書會久不久去揭。電子書也看不到graphics，變相那些創作被扼殺了！聽實體CD時，也會拿封套和歌詞去揭，沒理由將很生活化的東西全濃縮掉拿走。」還有，「電子書提供實際功能，像有了iPhone，不用再《地圖王》，但去欣賞一件事時，你不會拿電子書去給作家簽名。」生活化，也指時光的停留。



他們的書單：

Afa Lee：
· Ian MacCallam 《Where We Work: Creative Office Spaces》——迷室內設計，特別是樂園式工作間。
· Olivier Geval 《Fashion Accessories》——近來愛跨界找靈感，首飾用色很inspirational。



Corey Chow：
· Joe Dunthorne 《愛情潛水》原著小說——個個都說比電影好看，我也鍾意劇本。
· 夏宇《· 摩· 無以名狀》——設計也見心思。「本本都要撕開！」她專誠叫遊台朋友買書。



Corey親自沖咖啡，包括花一年鑄鐵（見下圖鐵樽），也是先上一兩座架，再閉關續研，他還是燈癡。



Corey Chow

Afa Lee

R&C design library
地址：天后英皇道43-49號新英大廈1樓A室
電話：2570 8880

Afa Lee
演員、模特兒、插畫師，也接洽廣告構思設計。理大畢業後，在4As當美指近四年。後加入Jam Cast，參演李富榮、Kami布丁短片等視像廣告，獨立片《地獄》、舞台劇《愛情小說》等。剛替方大同繪製《無名朋友》全畫MV，進行中目標是跟本地作家合作繪本。

Corey Chow
讀電腦出身，後加入廣告公司，曾任客戶服務和創意設計，後開設個人公司。與公司兩為體的R&C design library約十個月前開館，由他作室內設計（兼製鋼鐵家具），將定期購書，計劃不日進行推廣。



銅鑼灣書店老闆
林榮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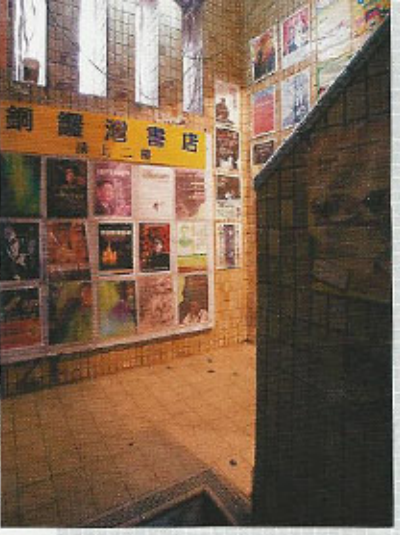
武俠小說作家
喬靖夫

3

銅鑼灣書店 為國內同胞而活

憑《武道狂之詩》闖出名堂的本土武俠小說作家喬靖夫，趁屹立崇光百貨後面的「銅鑼灣書店」（可能）消失之前，走去與老闆林榮基先生談閱讀、書店與書展……兩個愛書的大男人，對小書店的前景，愈說愈悲哀。

text | Ivan



喬：喬靖夫 / 林：林榮基
「銅鑼灣書店」1994年在駱克道現址開業，本是一家小說專門店，因應市場而經歷多番轉變，林先生說像他們這樣的樓上小書店，從來都經營困難。近年因國內的自由行旅客，書店專賣國內買不到（不一定是禁）的書。

林：現在九成是大陸客，他們比香港普通讀者的閱讀水平高很多，來找的不是文學、歷史、哲學類的書……如靠本地年輕人來買書，我們死得了！以我在這行多年經驗觀察所得，現年輕人的閱讀水準很低，以輕薄口味為主。而且，又習慣在網上查書，對實體書的銷路影響很大，令小書店百上加斤，租金又昂貴……業主又說要加租了，我也很頭痛，做自由行旅客生意，怎也不能搬離銅鑼灣……想不通的話，也可能考慮結業！像你這樣具實力的作家便不同了，前景也應該樂觀吧！

喬：我比較幸運，沒太多人下載我的書。說到二樓書店，我也不想見到「買少見少」的狀況，我對小書店的感情很深，屬逛小書店長大的一群，早年我還會約朋友在小書店內會面的。

林：電子書也可能會讓小書店消失。
喬：作為讀者，我現在還是深愛實體書的，我擁有的每本書都滿載著我的個人記憶，有種情懷在內，而電子書則不能讓我集中精神去看，感覺它是動的、冷的，不像實體書般靜態。

林：我對書的感情應比你更深（年紀比你大），某些段落某段文字可讓我畢生難忘。除了愛閱讀，也因為愛被書本包圍著的那種親切感，我才會開辦書店。

喬：亦是這種親切、溫暖的感覺，我雖近年因工作關係，常要在網上訂書，但有空我便逛小書店，我喜歡很多書擠在細小書店的那種親密感，每次走到小書店都令我興奮。還有那種店主與顧客交流的氣氛——與客人溝通是小書店強項……

林：這種互動氣氛，集團式經營的大書店是做不到的，我認識有些大書店職員甚至不看書的；莫說清清楚楚的知道哪本書放在哪裡，我們對每本書也有一定的認識，來買書的極需要有關書的資訊；若上來的那位仁兄很博學的話，反之可補充我的不足，又可交多一個閱讀上的朋友。

喬：大書店對你影響有多大？

林：若他們同時是發行商的話，便很容易作某方面的壟斷，而現在有些出版社又開始靠龐大書店，情況雖然不妙，但我也有自己的策略：你為難我，我唯有賣其他書呢！

小書店與書展之間……

香港書展愈搞愈大，官方數字顯示，每年參觀人次不斷上升，從閱讀出發，兩位各有看法。

林：對我們來說，沒甚意思。我質疑其出發點，為何以一個預計銷售數字來計算我們（參展書商）的租金，你看「台北書展」，主辦機構給你50%補貼，那才有推動閱讀的意義，對一些書商來說，好處是可讓倉底的好書（真的好書，不是貨尾）重見天日，只展出六、七天也好；以前我們在大會堂也辦過這類型的書展，是純粹從閱讀出發的……我們這些小書店去參加香港書展？跑到阿媽都唔認得呀！從讀者角度說，我認為那裡展出的選擇不夠豐富，台北和北京的書展才較值得去。

喬：但對作家的行銷動作而言，那是有利的，我初出道時，作為獨立出版社的不知名作者，有幸可坐在書展中為讀者簽名，我的讀者也是那時一點一滴的吸納回來的。現在則只有與讀者維繫的作用，新讀者要靠平日的各種宣傳了（包括在書店內）。作為一個愛書人，書展也令我感到興奮的，我也會在那裡買書。與逛小書店比較嘛……書展，就像節日，充滿刺激的；而小書店，則像走到你相熟的小店，找你心儀的東西，是細水長流的！

喬靖夫的書單：

《本色》——施達榮
這本寫得很好的台客武俠小說，以近代清末民初的台灣為背景，有很多地道民俗特色及歷史包含在內，人物很生活化很草根，作者很自豪的以地道台語入文，我認為這對香港人可以是一種啟示：我們的粵語也可以是這樣的。

林榮基的書單：

《百年風潮》——李訪
作者博覽群書，有見地，有文彩，近百年歷史他寫得一氣呵成……這是難得一見的好書，如我有足夠資金的話，我也想替他的書作發行。

銅鑼灣書店
地址：銅鑼灣駱克道531號二樓
電話：2834 4488



4

序言 七樓的論述

關於序言書室：

- 一、獨立書店
- 二、07年開業
- 三、比唐二唐三更上進開於唐七樓
- 四、專賣中英文學術社會政治書，亦賣本土文學
- 五、不賣流行暢銷書，暢銷作在此都不暢銷
- 六、有九椅兩桌一沙發一茶几一廁所

關於點出版與文化工房：

- 一、獨立出版社
- 二、07年創立
- 三、專出創辦人在學時好喜歡，現已無再版的本土文學作品，像俞若玫的《小東西》以及飲江詩集
- 四、專出視書
- 五、本身無錢，但擅長幫作家填表申請資助，助人自助，成功率都幾高

兩者交匯點：

序言書室的文學書好多都是點出版與文化工房的出品。

text | Joanne



J：《JET》

李：李達寧，序言書室創辦人 / 袁：袁兆昌，點出版、文化工房創辦人

J：你們見面多在這裡吧？

李：對，就是他會拿書來。還有次他請我去台北。

袁：去年我請了他還有Kubrick的Amanda一起去台北書展，與台北小書店全人舉行交流會。那時任主持的銀色快手，即繼佳誼，聽說她的書店最近結業了。

李：是準備六月尾結業，我之前還想在暑假去看看。

袁：那你去開一家吧。

李：怎開？台北人自己都不行。

J：據你所知台北小書店生態是怎樣的？

李：他們最大威脅是網上書店，以前台北小書店策略與香港相似，就是以減價招徠。但現在有博客來，論平一樣平，且還可送貨至便利店。香港便利店已離譜地多，但台灣更離譜，香港所有便利店，加上超級市場都變便利店才可與台灣比。但我也聽一些台灣朋友說他們已在轉型，像小小書房已不再減價。我想長遠來說他們的服務比重會增加，其實這說起來好資本主義，即要將書店變為獨有的消費經驗，你買的不止書還有體驗blah blah blah，但沒辦法，序言也是這條路，否則都不能生存。

J：你不以減價作招徠吧。

李：其實我們都有減價，但我們叫做入會制。

袁：這入會制好呀。

李：其實貪平好正常，我不知你是否如此，但我以前去樂文也是貪平。

袁：因為他們有十元書券。

李：我現在還有一大堆。（笑）

袁：那你有否想過也用書券這招？

李：我們承受不了，生意已經夠少，再減真的會死。

袁：我記得有一年你也去了台南考察……

李：其實是去玩（笑）……是有考察的，但沒太大參考價值……

J：為甚麼？

李：有些事是我們怎也做不到的。有家書店我印象特別深，那店佔兩個舖位，巷前一家巷後一家，由前舖穿小巷走入後舖，真的別有洞天。後舖有兩層，兩層之間的地板是透明的，你可以看到下層地庫，你會見到裡面有木椅藤椅、私人藏書，明顯是個讓文人聚會的沙龍場所。至於上面那層，書架都貼牆放，真的很美。台灣人的小書店空間感受都好強。

袁：他們對閱讀經歷、心情看得很重。

李：我那些台灣朋友每來港就抱怨，說香港沒有看書的地方，也不止台灣人，歐洲來的也一樣，同為何這城市沒有讓人坐讓人停頓的空間。龍應台取笑說到香港商場樓梯坐，不用兩分鐘一定有人趕，結果是話未落地，半分鐘已有保安來關注。當然香港也有咖啡店，但那些連鎖店來來去去都是同一模式同一感受，而那亦不一定令你聯想到閱讀。

J：想問阿昌，你是怎看序言的？

袁：序言是我們這些獨立出版社的救星。因為一般二樓書店賣的都是流行書或者台灣翻譯書，即他們做的其實只是將大書店模式再壓縮成可以獨立經營的模式，鮮有在書種選擇上花心思。這裡的好處就是書店班底真的懂書，而且夠大膽……

李：跟你們一樣吧，你們不也大膽？

袁：但我們大膽只是躲起來大膽，你們是真的要守住一個地方。我覺得序言成功在有個好位置，亦擅於搞活動。基本上他們的人脈人腳，跟把一個學院的課室搬過來沒兩樣。

李：這太誇張了吧。

袁：不，若你說文藝書要在哪裡搞活動，我一定說是序言。我們都有試過去大書店，沒錯在序言搞人數是比不上，但這

裡的好處是來的百分百作者想要的讀者。至於其他特色書店，我想凝聚力是需要時間培養的，這裡就有很強的凝聚力。

李：我們也只是給予空間讓香港文學可以走出來，我們的宗旨一向也是好的少見的我們就多給空間。香港大出版社都不做文學書，韓麗珠、董啟章全跑去台灣，這固因為那邊市場大，但即使學術書，我也有不少朋友寧願找台灣出版社做。所以獨立出版社真的很重要，他們可以不為賺錢，肯花時間做，有堅持。

J：回到剛才提及的停頓空間，想問的是，為何我們需要這些空間？要讀書，在家讀搭車讀不可以嗎？

李：那得看我們如何了解閱讀，若你將閱讀等同玩iPhone，當然隨時隨地都可以。當一個人只有搭車時可讀書，那他看的一定很短很零碎，那是說其實搭車本身已局限了閱讀。反過來說，就是不同的閱讀需要不同的空間吧。當然，在家讀也是好的，但香港人的家不見得愜意。唯問題的核心還不在此，核心是我們說的停頓空間不止是時間或者物理學上的，而是生活上的。搭車看書，是kill time又好，是在繁忙生活中硬擠點時間又好，你也不會覺得那是生活的停頓。

袁：香港太欠讓人覺得有凝聚力或者認同感的空間了。香港人的思維模式就是，綠化只因我們需要urban lung。當綠化都是功能性，當報紙檔中五份報紙都同一腔調，我們實在需要一個可讓思想解放、能凝聚一班可跟你認真討論的人的場所。這些討論所以重要，是因為唯有透過討論，我們方可看清身邊發生的事，看清自己是個怎樣的人。

李：當然在家讀書也可很舒服，但問題是會缺少了公共面向。也許文學並非如此，但若看的是一些理論、政治、社會書，閱讀後的討論交流的確有必要。我想起一個詞，Third Place，即第三空間。所謂第三空間就是在私人、商業以

外的空間，書店就有機會成為第三空間，因為來書店的不一定為消費。我覺得第三空間的特別之處，就是跟你共享這空間的人不一定是你的朋友。我覺得香港社運圈比較接近這種狀態，坦白講我跟阿昌也並不算熟，但現在我們有這個地方，大家坐下來又不妨傾傾。其實茶餐廳以前都有類似功能，但日下旺角的茶餐廳已所餘無幾。

J：你覺得香港可以容讓更多像這裡的空間嗎？

袁：其實我有個嗜好，就是偷看那些樓上舖，看見有吉舖，就打電話去問舖租。這兩年我巡過這條街，發覺若要在這條街開書店，租金一定貴過營運。

李：其實台北人都說台北租貴，但他們的貴，是租金佔整家店開支十、二十個巴仙。但香港？沒有五十個巴仙都不正常，這裡的租金已經去到生與死的地步。

J：那序言呢？

李：我們好彩，金融海嘯時續租。我問過，現時我交的租比其他同類舖平三成，下次續租連加幅，分分鐘加五成都不止，若真如此，我都好難撐下去。

誰養活序言？

那年，李達寧與友人夾了幾十萬開書店，引介當下學術思潮，讓學術人文化人有書可讀。其時好多人對他們的理念表示欣賞，但沒人表示樂觀，包括他們自己。其時李達寧想，應該可以捱一年嘍？

都是四年前的事了。

聞說……

梁文道的書都在序言買。

某教授幫學生訂書必經序言，明明那本書是他自己寫的。

那班學術人文化人，約人一定在序言，等人kill time上序言，連人有三急，都跑序言。

這其實是個有心人合力養起一間旺角唐七書店的故事……



李達寧的書單：

1. Michael Foucault 《The Courage of Truth 1983-1984》
2. 何榮幸 《我的小革命顛覆主流》
3. Michael J. Sandel 《正義一場思辨之旅》

袁兆昌的書單：

4. (上起) 飲江 《於是搬石 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》、俞若玫 《小東西》、黃敏華 《見字請回家》、蔡炎培 《離鳩語》、洛謀 《島嶼之北》、曹疏影 《虛炭記》

序言書室

地址：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樓

電話：2395 0031





饒雙宜 (左)
何比 (右)

5

艺鴿 aco 藝術村中一曙光

艺鴿 (aco) 由非牟利書店起始，最近乾脆註冊為慈善團體。「當時單純地覺得，做這盤生意不為賺錢，我們是最理所當然的慈善團體。」經理何比 (Kobe) 笑說，撐下去的，都不為賺錢。

text | Wing

做一盤不賺錢的「生意」，與艺鴿所在地的初衷吻合。香港有地產霸權，也有願意以低廉租金，打造藝術空間的神秘大業主。「大業主好好」，身兼富德樓「管理員」的Kobe常掛在口邊。大廈在1968年落成，以前多為套房，大業主的一下感悟促成物業變身。「10年前左右，大業主覺得大廈的氣氛很昏沉、不開心」，後來，在學術研討會聽到藝術工作者馮美華 (May Fung) 的分享，了解藝術家遇上地產霸權的困境，主動聯絡May，商討把這幢舊樓變為藝術村。2005年至今，8成單位成功轉型。「裝修前很多人說這裡有鬼，後來靠每個artist親自動手改裝扭轉氣氛。」

難走還是要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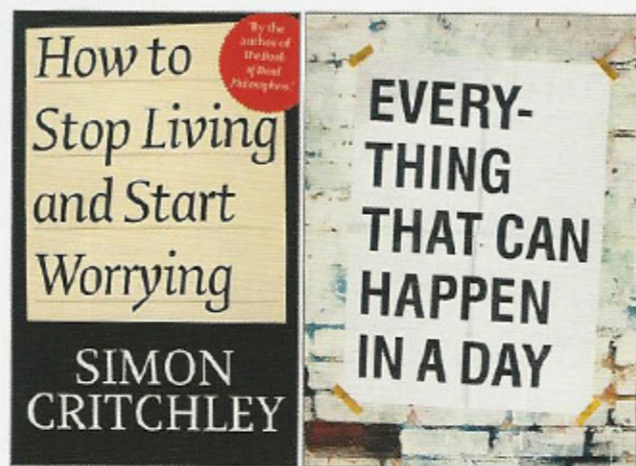
艺鴿位於一樓，本是指壓中心，2008年大業主不想再用作商業用途，求教May。如此，便連接香港獨立書店界的另一傳奇。「八十年代，青文和曙光在灣仔合租一單位，是香港第一代樓上書店。06年結業，很悲哀，這樣的老牌書店都撐不下去。曙光店主馬國明找人收購餘下的4,000本書，May以三萬元承接。最後，她想不如在這兒開書店，一心承傳曙光精神，決心走critical英文書路線。」

的維要點決心，即使租金只是象徵式一元，艺鴿還沒收支平衡，得靠May資助。置入新書，都採取賣一本入一本政策。出身文化與藝術研究，Kobe視工作為dream job，但說實

在「難搞」。「接手時，我想，馬國明這樣資深的前輩都搞不好，我怎麼可能搞好呢？Run了大概兩年，直至上年才開始建立形象，例如書選和氣氛。美國小眾出版社、cutting edge的新名字為着眼點。因為，我們要去另一個不毛之地。在大書店，你只會看到消費、致富、中產生活的大路英文書。很老土。」

「如果有讀者說：『原來香港都能找到這些書』，這就是你的bonus，但例子很少。更多的是，一來到，就湧到二手中文書架，英文書，看也不看。真的那麼可怕？」Kobe說這話時，在笑，皆因他們早已決定，守下去。

艺鴿的書單：



(左) Simon Critchley, 《How to Stop Living and Start Worrying》(右) David Horvitz, 《Everything That Can Happen In A Day》

饒雙宜： 不要謀殺閱讀

饒雙宜 (Sam)，三聯書店編輯，肆業於創意媒體學院，曾是富德樓租戶，已遷離，依舊會到艺鴿進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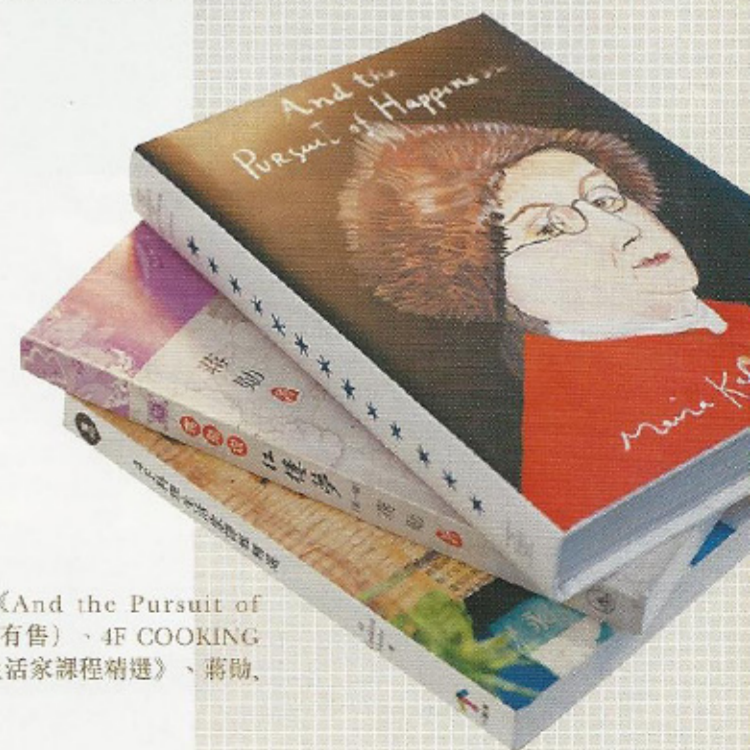
艺鴿很難得，擔心會不會一下子就消失，香港的流轉快到沒甚麼能留低。現在我一來就進貢。一年前左右，我是8樓租戶。那時Kobe會發mass mail，大家一起訂菜、集體買環保廁紙，說說近況。aco的書很hardcore，我覺得香港需要這些書，不過，始終香港人看書的風氣不盛，何況是有點scholarly的英文書，就算大學生寫論文、做研究，大多只會影印或到圖書館，他們不想擁有一本書。

閱讀和生活息息相關，你在經歷甚麼，那書就會突然出現眼前。香港人經常想量化生活，沒用不做，讀書和辛苦掛鈎。最恐怖的是，前陣子我找新屋和二手家具，看到許多人的家沒書櫃。現在做出版，要重新打造看書是有型的image。人喜歡聽故事，你看暢銷書多是流行小說，但慘的是香港作者沒甚麼時間，版稅太少，他們要兼顧很多事情維生。

我主要負責土製漫畫和年輕生活類書系，上司阿Ann (李安) 會做一些很瘋狂的書，例如去年的《中央樂園史》。一般

的書，賣到一兩萬本已經很好，算是可以support到作者生活，但更多時，3,000本已經算是很OK。我曾問台灣出版社，其實他們的銷量也只比我們多一點點。很慘的，辛辛苦苦做一本書，只有幾千人看。不過一灰心就一定無得搞，你看我們的出版物愈來愈年輕，例如漫畫、時裝，比較輕鬆的題目，希望潛移默化引人看書。

香港，是一個忙就殺死了很多事情的城市。



饒雙宜的書單：

Maira Kalman, 《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》(aco有售)、4F COOKING HOME, 《4F料理生活家課程精選》、蔣勳, 《蔣勳說紅樓夢》

空間的延伸

aco有個小專櫃，專門放art activism的書。冷門如此，只因aco上上下下都深信，文化、藝術可以介入生活。這個小小空間，也充分擔當著融合角色。從信念出發，書目支撐，延伸出一個多元的活動空間。跨界，交流，發展。其實，毫不小眾，可持續性不就是人類追求的大意義麼？



▲ 貓咪沒甚麼大命題，來了3個月，本住在Kobe友人家，但慘被另外三隻貓咪欺負，不斷自殘。在aco，倒有大轉變，飾演親善大使角色，揮灑分！

▲ aco開業近三年，今年開始舉辦好地地體驗，好地地，即慢慢地享受。合作夥伴Bella主力搞green business，她的品牌「So...Soap!」在此寄售，不用關愛基金，也能幫助婦女就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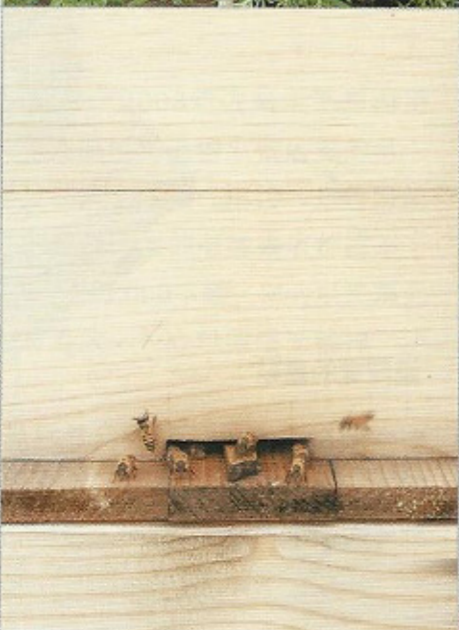


艺鵲 aco
地址：香港灣仔軒尼士道365號富德樓1樓
電話：2893 4808

▲ aco外望，軒尼士道上景物縱橫交錯，結集出城市風景。就如aco這個小空間，無序地拼湊出香港文化界的一片視野。

▲ 「好地地體驗」飲食部餐單，由Sunny負責，盡量採用自家製本地有機食材，亦和本地有機農場如粉嶺馬寶寶社區農場和錦田新生活館合作。試食過，狂推蜂蜜綠茶。

▲ 天台在試驗有機耕種：city farming，有可能！羅勒、通菜、三鞭薄荷等等，即場新鮮試食，鮮味！還有蜂箱。自家養蜂，自產蜂蜜，蜂蜜綠茶由此起，聽說蜜蜂會飛到方圓5公里採蜜。



6

閱行者 出走閱讀

閱讀，還能發生於書店外。香港，還有好讀空間？放下手機，看看城中難得的一片綠。細看，還有掃興的「不准踐踏」。不管了，今年四個大學生踏進草地，引入香港少有的bookcrossing（漂書）。鼓勵封塵書本，離家出走。他們的組織名為「閱行者」。黃怡，九十後新進作家，社會科學系一年級生，最近推出首本小說結集——《據報有人寫小說》。訪問當天，閱行者其中三位創辦人與黃怡，作者與讀者，一起說說閱讀這回事。一行人到維園拍照，在草地上裝作看書，竟也嘿嘿的笑，短時間打成一片。都說草地有它的威力。

text | Wing



J: 《JET》

周: 周嘉豪、梁: 梁頌欣、蘇: 蘇偉桐、黃: 黃怡

草地的威力

J: 為何會有這個概念?

周: 最初我們想為何歐洲有bookcrossing, 香港沒有, 終於我們發起「拎得起, 放得低」漂書活動。把人從室內拉出來, 因為得到書本的途徑不止單向式的書店, 絕對可以有交流!

蘇: 第一次, 我們在facebook開了個event, 選定沙田公園作場地。那天下雨, 居然也有5、60人來。後來也有舉辦主題性的讀書會, 希望鼓勵大家分享閱讀。參加者初時有點害羞。要我主動問為甚麼選這本書, 很有趣的, 會愈講愈開心。

周: 很多人都擔憂拿不回書, 但我們覺得閱讀的精神, 其實是共享。書四處流落, 像瓶中信。很浪漫。

梁: 像我試過帶著其中一本漂書《Chinese Cinderella》到印度。其中一程火車足足有26小時。看著上一個讀者留下的筆記, 和看新書完全不一樣。我覺得讀漂書最大的樂趣就是看到書被讀過的痕跡, 像他們夾的車票、書籤, 或者在書中寫下的筆記等等。我去完印度, 都有在書上記低, 讓下一個讀的人知道它曾漂過甚麼地方。

蘇: 其實也有許多人跟我們說好想知道書的漂流行踪, 我們現下正努力建立資料庫。

J: 那為何要在草地?

梁: 我們覺得看書是享受, 不應死守冷氣房。香港人不懂運用草地。到了草地明明想坐下來, 但總先找「不准踐踏」的牌, 全世界唯獨香港人會這樣。

蘇: 而且香港的草地不讓人躺的, 早前就有報道說, 有人坐草地沒事但躺下即被人趕, 很荒謬。

周: 其實我們選草地是因為空間感大, 讀書感覺更開闊。

閱讀、讀者、作者、空間, 不是二元

J: 這確是很好的閱讀經驗, 黃怡你有沒有甚麼可以分享?

黃: 我對閱讀空間沒甚麼經驗, 最深刻的倒是這陣子開始接觸

到那些作者, 可以把書中與現實中的作者拼合。例如最近和也斯聊天, 他的新書《人間滋味》講食物, 發現他的態度和書中一樣, 感覺他真的濃縮自己放進書中。又有次, 在九龍城書節遇到俞若玫, 那時我正在讀她的《小東西》, 我跟她說, 她的短篇像一桌琳琅滿目的蛋糕, 全都奇形怪狀, 她問我: 「甜嗎?」這些與作者的交流都很有趣。

梁: 我對這種溝通很有興趣, 看過這麼多書, 都從未和作者溝通過。

J: 黃怡你既是作家也是讀者, 這關係很微妙, 你寫作時, 有想過你的讀者是甚麼人嗎? 想跟他們溝通嗎?

黃: 我每次都想。我時常覺得自己在一間很小的房間寫作, 房間只有一個洞, 我寫好就把東西丟出去, 丟出去之後亦沒回音, 光也透不進來。那時我在《明報》寫連載, 沒錯是看見小說每星期在《明報》刊登, 但只有一個人曾寫信說我寫得很像謝曉虹, 問我是否她的fans, 還有俞若玫透過編輯鼓勵我。一年裡面只有這兩把聲音, 會覺得奇怪, 為甚麼沒聲?

梁: 我覺得作者和讀者間其實有很大的距離, 也不知如何拉近。

黃: 那你們在讀書會中有甚麼觀察? 讀書的人其實是怎樣的?

蘇: 來的都是女生, 男女比例是2:8, 然後就是她們偏愛顏色豐富的封面。

J: 戶外閱讀這麼好, 書店要怎樣, 才能討好你們呢?

周: 閱讀不是一個快速購買決定, 香港很多書店連試讀的空間都沒有。一看封面便要人買嗎?

梁: 對, 書店一定要有得坐, 讓人有閱讀的空間。

周: 現在都沒有呢, 所以還是草地比較好。(笑)

閱行者玩法:

每月隔個星期天, 在公園草地舉行圖書漂流活動。可先登入BookCrossing.org, 登記成漂書者, 下載並列印漂書紙, 貼在書上, 帶到公園去; 把書本放於漂書席, 等候拾書者; 選其他漂書者的書來讀; 讀不完? 拿回家!!! 到閱行者網站, 還能追蹤最初漂書者; 下一輪「拎得起, 放得低」, 再把書本漂出 (<http://www.facebook.com/BookWalker>)

他們的書單:



黃怡



俞若玫《小東西》



梁頌欣



羅蘭巴特《戀人絮語》



周嘉豪



Lawrence Block《Telling Lies for Fun & Profit》



蘇偉桐



張愛玲《流言》



古時的人, 愛朗讀。
無論是酒館, 還是書齋, 都從容集讀歌頌文字。
後來, 書店出現, 人們卻愈發閱讀無聲。
最怕是, 有天, 書店都淹沒無聲。■

text | Wing